

人口手

RenKouS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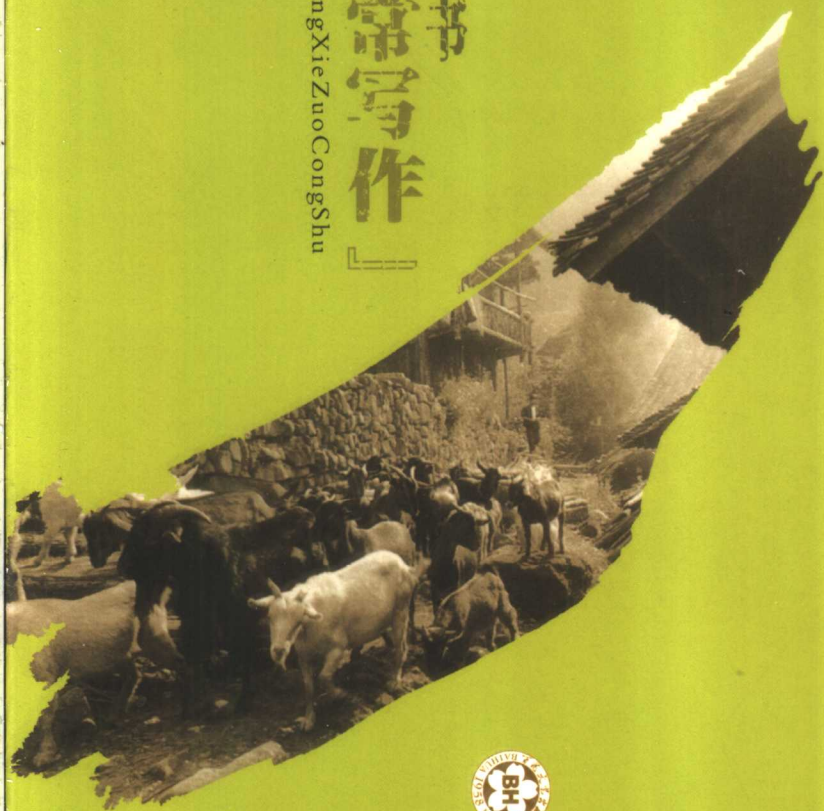
季栋梁 / 著

『日常写作』

RiChangXieZuoCongShu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Ren Kou Shou

季栋梁 / 著

『日常写作』

人口手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口手/季栋梁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日常书写文丛)

ISBN 7-5306-3838-6

I. 人… II. 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80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98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8.00 元

序

日常书写： 内容和方式

何谓“日常”？无非吃穿住行，饮食男女。琐屑，细碎，却不可或缺。所谓“民以食为天”。老子早就将日常的重要性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设若百姓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则天下太平。

以“日常”为一套书命名，也实在算不得新鲜的发明。日常之作为文学的对象，在中国早已有了悠久的传统。数不清的小品、杂记，都在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的妙处；《金瓶》《红楼》，更是将日常的精微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我们说这种文学传统在今天得到了良好的继承和发扬，大约也并不算错：如今的文章，大到工作学业事业爱情，小到吃喝拉撒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已无所不包。

然而终究还是觉得缺些什么。我们的文学所呈现给我们的，除了高于生活之上的玄思，泛滥于生活之中的温情，更多的是浮在生活表面那些五彩的泡沫，至于紧贴生活的

那部分,以及生活内里最核心的那部分,或者说,最“日常”的那部分,无论是美丽还是丑陋,精彩还是平淡,我们有意无意地把它漏掉了。城市里的平民,最关心的是什么?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最牵挂的是什么?那些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遗忘了他们?关于我们自己,我们所愿意讲述的,是否是我们生活的全部?高蹈和虚荣,在多大程度上局限着我们的视野,左右着我们对自己的审视与评价?

所以,选择以“日常书写”为这套丛书命名时,我们想要的是那种踏踏实实地贴紧生活的文字。我们希望这套书坦率地面对真实的生活,把普通人所经历的、承受的、关心的、焦虑的,毫不矫情地记录下来,我们想要那些跟我们身体发肤息息相关的部分,那些令我们烦恼令我们疼痛令我们心神不安的部分。

同时,我们想要的,还有描述日常生活的日常方式,或者说,日常心态。我们希望写作者不是一个由局外进入的体验者,试图从别人的生活中去发掘一些虚饰的激情;而是一个日常生活中、日常状态下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一种技能、一种谋生手段,而是日常的一部分,是闲暇时用来记录生活、延伸自我的一种方式。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如同我们的皮肤,能感受并传达我们的体温和心跳。我们感到炎热,它会出汗;我们感到寒冷,它会收紧;我们恐惧时它会颤栗,我们兴奋时它会发烫。

因此,这套“日常书写”丛书,更多的是承载着我们对于写作的一种期待;我们相信写作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我们也相信,这样的日常写作,是不应该缺少、也不应该被忽视的。

人

编者

日

手

目录

父亲	001
夏日原野上的追赶	029
军马祭	041
老解	061
经历	081
夏天	093
客殇	103
在西海固的一个村子里	135
西海固景象	157
西海固人	175
下乡纪事	189
人口手	199
消失的词语	207
乡村乐器	253

父亲

生命的节日

那个七月已经远去了。然而，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节日。

七月为我们设了一个赌场。

关于七月，我们有多种称呼，有叫鲤鱼跳龙门的，有叫黑色节日的，有叫赌徒之约的……总之对于许多莘莘学子来说，七月，意义重大，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坐标。许多人因为这样一个坐标，将彻底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尤其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海固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七月真正是一个鲤鱼跳龙门的日子。

一进入七月，一种赌徒的真正感觉袭击了我。我就如同一个把所有赌资都抛在了赌桌之上的赌徒，等待着开牌。那种痛苦的折磨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渴望着太阳和雨水的滋润，尤其像我这样的赌徒已经不止

一次在七月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更让我感到痛苦与恐惧的是在我所有的七月中，父亲也历着同样的甚至更为深刻的痛苦的折磨。

一年一度输赢揭晓的日子如约而来。和许多父亲一样，我的父亲在一大早将我叫起来。他没有言语，只是用那种目光笼罩着我。这目光凝滞而沉重，仿佛将我置于一潭黏稠的汁液中，使我喘不过气来。父亲从他贴胸的衣袋里摸出10块钱来，在他递给我钱的时候，有些迟钝，手有些颤抖。而我接过那带着父亲体温与汗香的10元钱时，手颤抖得更加厉害，我努力想表现得自信一点，结果越是要表现得自信，手就愈发地颤抖，像深秋里的树叶一样，以至连我的身体也抖起来。我是遁逃似的离开了那双眼睛。虽然我知道那双眼睛是善良的仁慈的宽厚的，但我内心无法排除对这双眼睛的恐惧……我再也输不起了。

我一步一步走向学校，内心的恐惧正在加剧。经过村庙的时候，我不由得走了进去，跪在了那泥像之前，我想没有人比我更加虔诚，没有人比我叩的头更响。

第一年的七月，好容易挨到了开牌的日子，父亲递给我10块钱对我说如果中了，就打10块钱的酒回来，没有中，别糟踏钱。父亲的话总是这样的直接。可因为仅仅差了2分我没有给父亲打上酒，我带着家人渴望花掉的10块钱回来了。父亲没有责备我，然而他越是不责备我，我内心的痛苦就越沉重。到了新学期开学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再去念吧，差2分一年咋都弄





够了，我那时间在生产队哪一年不比别人多挣个三五百工分？我无法对父亲讲学习和劳动的不同。我只有努力学习。

第二年七月的“开牌”，我又输了12分。当我再次把钱放在父亲当面的时候，父亲火了，他对着我吼道狗日的鼻子淌到眼窝里——倒来了，你给我回来打牛后半截去，老子没有钱供你享福。是的，在家乡那样焦苦的地方，谁不认为读书就是享受呢？我想对父亲说如果读书真正可以叫做享受的话，那么我宁愿受苦。可是我说不出那样的话来。父亲一辈子好强，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面，

来打点种田以外的事啊。要批房地基,他跑了多少趟,没有批下来,可是有人偏偏一批就是两处。这对于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打击是沉重的,这让他充分认识到了种田人的可悲与无奈,人家无非就是有一个在县里开车的儿子。然而我们弟兄们硬是一个个不争气,大哥、二哥相继种了田,希望便寄托在我的身上,可我偏偏如此的不出息。我期待着新学期的开学,可是又怕这个日子的到来。然而日子并不因为我内心矛盾就推迟。开学了,父亲说再读!父亲依然没有多余的话。可那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把地能砸出个坑来。他亲自送我到40余里以外的乡里上学。父亲走在我的前面,拉着驴,驮着我的铺盖。他的步履显得有些疲劳,甚至是麻木,那已经驼了的背愈发弓得厉害,仿佛背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非要这样将背弓起来似的。他已经是年过花甲之人,应该是歌缓享福的年龄了。

看着父亲的背影,我忽然失去了赌的欲望,我为什么要继续赌下去呢?怎样不是活一辈子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不都输了个净光回来了么?我鼓足勇气说爹,算了,我不念了。父亲回过头来看看我,他的目光里不再有那种凝重,反而凶恶起来,仿佛被激怒的老虎,一甩手,鞭子狠狠地抽在我的脸上。之后便默默无言,继续走自己的路了。我的脸火辣辣地疼痛,可是我心里却踏实了,我想至少我的父亲对我发怒了。

第三年的七月,不争气的我又输了,我捏着那10块钱在一个山梁坐了很久,最后我一狠心走进了供销社,打了10块钱的酒。当我看着那晶莹的液体带着醇烈的芳香汩汩地流进瓶子,我的眼泪却来了。我顺着小路往回走,22岁的身体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沉重与疲惫。在与村子相对的山梁上,我远远地就看见父亲像一只老鹰,蹿在大门口,他手里长长的烟锅不停地喷出烟来,像一列钻出隧道的火车。父亲站了起来,他伸了一个非常舒展的懒腰,身体像蜷缩了一个春天的花朵尽情地舒展开来,两只长长的胳膊伸了伸,还上下起伏了几下,那是一种飞翔的姿势呀!父亲真像一只只要飞

起来的老鹰。我想我手中的酒瓶在夕阳的余晖中一定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光芒一定照亮了父亲的眼睛,父亲一定闻到代表着喜庆与快乐的酒香。

在父亲的注视下走完一段上坡下坡的路,我感到浑身的不自在,两条腿仿佛给什么绊着一般,不足一里路,我却走了十几分钟,走出一身大汗来。刚刚走到大门口,父亲就对着院子喊:“红红,快把凉水给你哥哥端出来。端上两大碗!”

我再也忍不住郁结的悲伤,一放声就哭了出来,两腿再也支撑不住,扑腾一声坐在了地上。

父亲的手明显地颤抖了一下,又颤抖了一下,是像锋利的锥子刺扎下的那种颤抖。

我说我没考上!

父亲一扬手里的长烟锅,打在那两瓶酒上,酒瓶碎得十分彻底,酒像月光一下洒了一地,醇烈的酒香弥漫开来。

妹妹正端着水出来,由于惊吓,碗掉在地上碎了。

父亲一转身走向了山顶。夕阳将父亲的身影扯得很长。我默默地跟在父亲的身后,我想父亲会转过身来给我一烟锅、两烟锅……甚至更多,我渴望这样。然而,父亲没有。到了山顶,父亲又装了一锅烟,吸了一锅又一锅,最后父亲说做官中状元都是出在祖坟里,咱坟里没埋下。

我对父亲说,爹,你再给我一年时间!

父亲抬起头看看没说什么,他只是抽着烟凝望着天空。

夜苦盖在我和父亲身上,我们就那样坐着,一直坐到深夜。

开学了,父亲再次拉着毛驴驮着铺盖送我上学,一路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可是我却听到了更多的语言无法代表的话语。父亲走在我的前面,他的背驼得愈发厉害了,让我想起门台上那棵早了多年的弯脖榆树来。我的泪一直流到了学校。

后来,我终于用那10块钱打回酒来了,那是一种非常廉价的散酒。用黑缸盛着。有一斤的勺子,有半斤的勺子。因

此买那种酒叫打。可是即使再廉价它也是酒啊。它代表着喜庆与欢乐,它就是节日。除非过年婚娶能喝到酒外,再是很难喝到酒的。用家乡人的话说酒是有闲钱的人喝的。家乡人没有闲钱。家乡人的钱比家乡人还忙。父亲醉了,把我也弄得醉意朦胧。他拉着我的手直叫我兄弟。这让我想起他拉着我家的那头老牛叫兄弟的情景。我想我不是个好儿子,我让他跟着我受了四年的折磨,如果我第一年就考上,我的父亲或许不会醉成这个样子,更不会喊我兄弟的。

父亲要为我举办村子里最丰盛的宴席,我说算了,这几年把家里拖累的。可父亲说这是啥事,这事能轻易让过去!这是咱祖祖辈辈最大的节日,砸锅卖铁也得过大了。

从考上学到毕业,我一直奔波于尘世之中,往来于凡俗之间,忙着娶妻生子,忙着房子、儿子、票子以及多彩的人情礼义,几乎挤不出什么闲钱来买名贵的酒。后来我终于挤出点闲钱来买了上好的酒,送回乡下。可是当他听说这酒一瓶就400多块时说酒没有贵贱,只是心情有贵贱。我点点头,父亲没有文化,更不是哲人,可是他常常说出的话让我要思考许久许久……

那瓶酒至今还放在家里的枣木老柜中,因为父亲自己喝觉得没意思,拿出来招待人却又觉得太奢侈。

犁了一回地

在刚刚毕业分配到城里的几年里,每年的夏日我都得回到村子里去,因为我的父母还在那里种地,八十多亩的山地。

夏日,麦熟正是伏里天,阳光像一把火伞,从头上罩下来,汗水就榨油一样被榨出来。整个世界白花花的刺眼。因为又是一个旱年,村子里孤得很,一片灰白土黄,像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一样。由于天旱,地里没有什么庄稼,看不到什么绿色,只有一些瘠薄的鹅黄色,那是糜谷之类的秋庄稼,

像个奄奄一息的人趴在地上。

进村子的时候，已经是正晌午了。远远的就看见父亲还在那片山梁上犁地。他跟着那对牛，一拐一拐。父亲的腿没毛病，他是在踹给犁翻起来的土圪塔。这一点我太熟悉。要是那一块土圪塔给翻起来的土压住，父亲要用鞭杆挑出来再踹碎，嘴里总是骂骂咧咧的，当然是在骂那个土圪塔。

我就走了过去，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回来了。”又继续犁他的地了。

我点点头，就跟着父亲和犁走。

我说：“这么早还犁地。”

父亲说：“一年的庄稼两年做哩，这是伏里天，伏里天犁头上有肥哩，伏里天戮一椽，顶得秋上犁半年。把下面的阴土翻上来，把阳光埋下去，地骨就壮了。”

到了地头上，父亲边用脚后跟刺着黏在犁铧上的土，边看着犁过的地说你看犁过的地就和没犁过的地不一样，像是刚刚洗过澡的人一样水亮水亮的。天再旱，地都是出尽了力啊。

休息了一晚，第二日一早，父亲赶着牲口要去犁地。

我说：“我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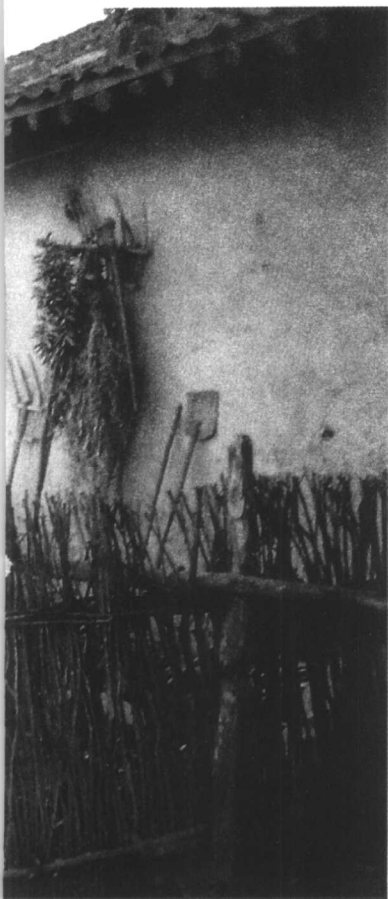
土地承包到户后，家里分得八十多亩地。连续几年的干旱早得什么都值钱了，就是土地不值钱。包出去包不上钱，可撙荒呢父亲说啥都不干，父亲说那咋行，地是荒着的么？人家从地头上走过看了咋说？其实地上的收成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何况这几年，地里连籽种都收不回来，可父亲并不后悔，他说我知道你管得了我的吃，管得了我的穿，管得了我花，可是地不能让荒着，一年的庄稼两年做，你咋知道明年还是旱年？今年犁不好地，到明年就是雨水再好，也没有好庄稼，那把地就误了，人误地一晌，地误人一年。这是我的地，从地头上走过的人都会说到我的，不犁地我又干啥呢？你说，我干啥呢？

父亲从七岁给地主拉长工，就一直想有自己的地。现在他有地了，地是他的唯一了。尽管他根本用不着犁地，日子

也能过得去。可是,犁就是他的日子啊。

父亲在院子里赶牛提套绳。那时候到了犁地的季节,每天早晨到了套地的时候,如果我还睡着,父亲就会冲着我吼:“狗日的,还睡着,吃风屙屁呀!”鞭子就落下来了,当然是落在我旁边的炕上。这些年混成了城里人,父亲便不再这样说了。他有些轻手轻脚的,显然是怕把我吵醒了。用他的话说我现在不用犁地就能过日子。如果我还要靠犁地吃饭,





到这个时候还躺在家里，让一个老人犁地，就是父亲不骂，别人也会唾骂的。这些年，我每次回来要犁地，父亲就会说我犁吧，你犁了一天，能犁上一年么？现在没人说你啥，因为犁地不是你的活儿。

父亲扛犁的姿势这么些年了没有变，只是已经没有我小时候看到的那样潇洒、舒畅——一只手提起犁，一甩手放在肩上，仿佛是城里人往肩上搭一条毛巾或挎包一样。他现在的姿势有些拙，但不笨，显然是有些气力不足了。一张犁有三四十斤重吧，而父亲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

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犁地的愿望。或许是这些年不干的缘故，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在里面，或许是父亲和那两头牛在早晨柔和的光芒下构成的一幅朴实而优美的画面吸引了我，或许就是因为那两头牛对着我哞——了一声，总之我想犁的渴望非常强烈。

在临出门的时候，父亲回头看看我说你想干啥就干啥吧。又说在村子里走走也成。

我说我想犁地。

父亲抬起头看着我，他没有说话。

我又说我想犁一回地。我的声音很大，完全像一个要糖果的娃娃在撒娇。

在我离开村子以前的那些年,我最愁的就是犁地了,不分刮风下雨,都得到地里去。跟着一对牛或一对驴、骡子,没完没了地走上一个上午,到了三伏天,得走上一天。有次我算过,犁一天地要走出百八十里的路程。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在犁地,大部分的地要犁上三遍。我给这个永远重复着而毫无新意的活儿完全干烦了也干垮了,一提犁地我就头疼。那时候为了犁地,我没少挨父亲的吼骂和鞭抽。父亲脾气偏直,他始终觉得跟一个娃娃讲理不如吼骂和鞭抽顶用。有一次,我装病,被父亲看穿了。他抽了我三鞭子说连犁地这样的活儿你都干不了,你还有啥出息,有本事一辈子别靠犁地吃饭,才算个儿子娃娃。

我又说了一句我想犁一回地。

父亲嘿嘿嘿地笑了说真想犁地?觉得新鲜了。

我点点头。

父亲就说人有时候就这样贱,以前最不喜欢做的事,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想做了,就会觉得新鲜的,你那时候为不犁地没少挨鞭子呢。说着他就嘿嘿嘿地笑,你从小就不像吃这碗饭的。走,跟着我到地里去。

我说我要把犁扛上。说着就从父亲身上把犁接过来,在往肩膀上放的时候,比父亲还显得笨拙,甚至有些窝囊,两次竟然没有放到肩上。因为那铁家伙放到肩膀上很疼。我龇牙咧嘴的。

父亲笑了,他笑得那样开心,就像一个娃娃看到一只猫让老鼠耍了一样。父亲说你身子残得厉害,这都是城里病,城里人比乡下人吃得好,可他们的身体都残得厉害。父亲总是用“残”来说我在土地上做事的情形。他说我像你这样的年龄,一把提起犁往肩上一搁,比披件衣服还容易。又说人的骨头比铁厉害,骨头能自己长好,铁自己长不好。

我扛着犁走向田野,前面是一对牛,黄牛。父亲就跟在身后。

我说你回去吧,想干啥就干啥。

父亲说我回去干啥,到地里晒太阳去。他话虽然这样

说,但是我知道他对我犁地不放心。

两头犍牛在父亲兄弟般的操心下,非常健壮,现在正是他们出力的时候,他们任劳任怨地走着,一点都不乱走,他们知道人养他们就是为了干活儿的。到了地头,父亲帮着我套好犁后,说我犁两回,把犁沟给你扯出来,你就好犁了。于是父亲就开始犁地了。父亲扶着犁,手里提着鞭杆,不时用鞭杆敲着翻起来的土圪塔,大的就用脚踹,一脚下去那土圪塔就粉身碎骨了。因此看上去,他真有些手忙脚乱。他说这土圪塔就像人身上的肿瘤,弄不烂,地就歇不好,庄稼就长不好。

两头油光闪亮的犍牛扯着犁,翻起的土像一条河水涌流。我扶着犁,遍地金黄有阳光就那样被犁翻起来的土埋进地里去了。父亲并没有在地头上晒太阳,他是跟在身后追着踏土圪塔。我试图做得像父亲一样,可是我做不到,我扶着犁就已经有些手忙脚乱了,还哪里顾得上踹土圪塔呢?

父亲走着,他十分的悠闲,边走边说:“唉,现在这土地越来越瘦了,你看看犁沟后面连只鸟都没有。”

我说:“为啥呢?”

父亲说:“因为没虫子啊,地里的虫子越多,地就越肥,就能长好庄稼。都是旱的,这么旱,看来老天爷是要收人呢。”

是啊,父亲说得没错,那几年,我犁地的时候,犁沟后面跟着一群鸟,像收获者一样,有鹁鸪、麻雀、喜鹊、麦鸟、布谷、乌鸦……十几种鸟跟在你的后面,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父亲说:“现在鸟越来越少了,麻雀那个时候铺天盖地的,现在都不见了,说是上新疆了。现在土地上是越来越孤了,啥都没有了,连个兔子都看不见了,还记得你小时候吗,野兔子绊得人栽跟头哩,狐狸、狼、獾、野猪、黄羊……啥没有?”

我说:“就是啊。”

父亲说:“现在只剩下人了。你说它们都到哪里去了呢?”